

人们看见苍老的表情

□ 张桃武(重庆)

最近,网络上有个拍照模板,“你80岁的样子”。

参与拍摄的人,轻轻颌首,便可穿越到若干年后的自己。仿佛一点头,就给了漫长的一生“还不错”的评价。

老掉牙的话:人生不如意事,十之八九。但老者,不也大半慈善而平和吗?

我点开模板,按下录影,看见一瞬间变老后的自己。我看到那个表情的转变。

那是人们看见苍老的表情。我想知道为什么,性格秉性,爱好,追求各不相同的年轻人,终究都变成了满目慈悲的模样。也想知道为什么,总是在“放弃”和“放屁”中选择“硬刚”的我们,最后选择了与世界握手言和。

人们看见苍老的表情,是不甘。但是苍老本身,是接受。

他从50岁开始,告别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的日子。在斜阳里,在日出时,门口的旧沙发与他构成了一幅fixed的画。日子从他手里转动的健身球上漫过,从他的身体里逝去,从每一次假寐,每一处暇视,每一句懊恼、模糊的呓语,每一声听不清的家人的叫嚷里,静静地流走。

他早已没有了时间观念。但他惜命。命运于他,早已是胶囊,药片,生理盐水堆积而成的堡垒。对于脏,他无能为力,幸有几儿不嫌。对于行动不便,摔跤,生病,以及不能自控的流泪哭泣,他没有办法左右。前半生替子女积福,后半生用来惜命。

人们看见苍老的表情,是无奈。我已不记得多久没有“叫醒”过他。我说的叫醒,是把他从衰微的目光,恍惚的意识状态中拉扯出来。让他惊觉,孙女儿回来了。她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,像儿时一样,准备着膝下承欢。

他有没有在思考一些什么?像所有人定状态的人一样。想一些,关乎于时空,生命,意义之类的东西。或者,像所有蒙昧着的老人一样,希望着还能有来世。对于这辈子,他盼望过的,都实现了吗?

我的人生已经走过了30年。从15岁到现在的人生,我好像倒立过来,把世界颠倒着看了一遍,又重新摆正了它。沙滩还是沙滩,海还是海。我是早已退去的潮汐,在崖边的一块岩石上,默然地欢喜。

很快乐,当你想清楚一些事情,而手里尚有大把的时间。

我没有惧怕苍老。只是好奇,彼时的我照见镜中的自己,会是怎样的表情?

薄雾弥漫,绿茶飘香,在巴岳山下,闲情路过的时候,一人一凉亭,一书一壶茶,放下起起落落的心事,毫无保留地融入,茶香环绕心间,仿佛绽放在蔚蓝的天空,随一朵云飘向更深的地方。我静静坐在山脚下,喝一杯大足龙芽,遥望日暮,羡慕它的自在。

有人说:“一部《红楼梦》,满纸茶叶香”。我想,人世间的沉浮起落,悲欢离合就像茶淹没在滚烫的水里,一半是浮沉,一半是后来。那些久远的故事,倒映在一杯茶里。

我对茶的记忆,要从很久很久以前的茶盅开始。小时候被寄养在外婆家,屋里摆着这种大盅盅,搪瓷杯,印有红色的花,用它泡茶喝。外婆家在农村,

每次去坡上干农活的时候,她就一手扶着肩上的锄头,一手端着茶盅,踩着双胶鞋,慢慢消失在远方。有一次我很好奇,那盅盅里的茶水到底是什么味道,看见放在地上的茶盅,就偷偷地猛喝了一口,苦癩,忙不迭地一口喷出来。外婆见状,笑呵呵地说:“这是苦蒿茶,清凉解毒的!”炎热的夏天,茶盅盅里的苦蒿茶,真的是好苦,可是后来的我居然喝习惯了,茶的味道也变成了苦而清香。外婆总是在我读书写字的时候,轻轻地放一盅苦

一盅茶的时光

□ 陈世会(重庆)

蒿茶在桌上;当我到院子里玩耍时,也要嘱咐我带上盅盅。玩累了,觉得口渴,一口下去,感觉清凉爽快、浑身舒畅。那些快乐的时光,我习惯了外婆泡的一盅苦蒿茶,茶水消解了火,熄灭了孤独,止住了悲伤,抚慰了心房。

一盅茶,盛满了回忆,仿佛从往事中飘出来缕缕清香,飘远了的无法挽留的岁月。那么,就用一盅茶的时光,沉浸在极致的茶香,纵使心有千千结,也变得轻盈,仿佛在等一回擦肩的回眸,等你从远

方归来,然后再次并肩。“彻旦休云倦,烹茶更细论。”我好像闻到了茶叶在书本里散发的香,似乎比手中的茶水香得更悠远、更宁静。

一杯茶,喝不尽沧桑变化。喝过一些茶,我最喜欢的还是用盅盅泡的苦蒿茶。前些天,我专程到菜市场买到了一些苦蒿,心中大喜,急忙回家泡了一杯,一口喝下去,竟是比黄连还苦。但这何尝不是我魂牵梦绕的老味道,难以忘怀的童年的味道。



摄影:周宇



活着

□ 红线女(重庆)

那些从遥远赶来的秋
像露水,像灰云
一圈一圈地在大地上,你黏住我
我亲亲你,忘了时间

他们尖着嗓子
朝着天空,朝着我,大喊
喊着喊着,天就亮了

他们在阳光下嬉戏

漠视尘世的相侵,
一些远遁的人事
一些厌倦的时光
又开始在心中闪烁
还有那个用一生去寻找的人

而我和我
在他们的未来和幸福之后
不为人知地活着

岁月不欺读书人

□ 谢子清(重庆)

有一年夏天,单位安排我去贵阳招商引资。

据说对方是一位颇有实力的集团公司董事长,深耕贵州多年,不仅涉猎地产,而且经营酒店,还持有两个商圈的大额股份,在业界有口皆碑。心中不觉充满期待。

等到见面时,才发现不过是一位普通人,偏胖的身材,黝黑的皮肤,简单的衣着,内敛的话语,丝毫看不出商人应有的精明。疑问瞬间涌上心头,这就是传说中的大神?落差感不言而喻。

午餐后,对方热情邀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小坐,相处的熟络,加上茶水的浸润,不一会儿就打开了话匣子,他将几十年的拼搏奋斗娓娓道来。其间不知是谁无意中问起兴趣爱好,他竟浮起满脸笑意,无限怀味地讲道:“早些年,我最喜欢看《花溪》杂志,几乎一期不落细读。”

他口中的《花溪》,改版前是一本很受受欢迎的纯文学刊物。

一位学建筑、干建筑的企业家,半生与钢筋水泥打交道,或许应该更沉醉于楼房拔节的声音,更倾心于推杯换盏的交际,更迷恋于财富积累的速度,商海沉浮中,居

然葆有这样一份纯粹,着实太难能可贵。我仿佛刹那间捕捉到了他成功的“密码”。

多年以前,看过一部名叫《绍兴师爷》的电视剧,剧中那位才干卓绝、正义睿智、清正廉洁的清代师爷方敬斋,简直是被演活了。他有勇有谋、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,让人印象深刻。过去去查履职人员表,才认识了扮演者陈道明。陈道明出生书香门第,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不演戏的时候,他就潜心啃书本,钻研《道德经》,甚至把《鲁迅全集》都翻烂了,让自己的精神始终丰盈和充实。正如他给朋友新书作序坦露的那样,“韶光易逝,刹那芳华,皮相给你的充其量是数年光鲜,但除此之外,你更需要的是你在一生中都能源源不断给你带来优雅和安宁的力量。”由于饱读诗书、学养丰厚,季羡林曾称赞陈道明完全可以胜任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导师。

读书如稼穡,勤耕致丰饶。我们读过的那些书,犹如走过的路、登过的山,一字一句,一章一节,只待岁月流转、光阴沉淀,都会不动声色地滋润你、衬托你、成就你。正所谓,天道酬勤,力耕不欺。

从“半条被子”到“一口牙印”

——记重走长征路的记者罗开富

□ 陈利

我参加过无数新闻培训,但一次与新闻业务貌似无关的讲座,却让我内心有了从未有过的震撼。1992年5月,我在北京参加了《经济日报》社举办的培训活动,其间,该报副总编罗开富向我们讲述了他重走长征路的故事,听完这个故事,我在内心深深地敬佩他。

为啥敬佩他?因为他是红军长征胜利49年后,按当年红军长征的原路线、原时间,用徒步的方式,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个记者(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,共368个日日夜夜)!

当年,国内许多人包括国外新闻媒体不相信此事,纷纷派出记者与他一起重走长征路,结果全部半途而废,全部退出。陪走路线最长、时间最久的日本《朝日新闻》记者加藤千洋,在陪走两个月后,最终还是退出,并向全世界作了报道。

如果说当年的红军长征是“宣言书、宣传队、播种机”,那么罗开富就是一台长征故事的“挖掘机”、长征精神的“接力棒”。

一个被习近平总书记引用、各大媒体高度颂扬,催人泪下的红色故事《半条被子》,就是当年罗开富在徒步重走长征路挖掘出来的,并刊登在1984年11月14日《经济日报》的系列报道中,原标题为《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——徐解秀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》。

一、“什么叫共产党,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,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”

故事发生在1934年11月6日,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湖南省汝城县文明司(今文明瑶族乡),红军卫生部干城团驻沙洲村。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,沙洲村许多人都上山躲起来了,唯有农村妇女徐解秀由于生完小孩坐月子,又是小脚,只好留置在家。这时有3位女红军来到她家借宿。当她们看到徐解秀的床上只有一块烂棉絮和一件破蓑衣,就拿出自己被包中的被子,和徐解秀母子挤在一张床上睡觉。

3天后,女红军要继续长征,临走时要将被子留给徐解秀。徐解秀不忍心接纳,推来推去,双方争执不下。这时,一位女红军找来一把剪刀,把被子剪成两半,留下半条给徐解秀。3位女红军对徐解秀说:“红军同其他部队不一样,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,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的生活”。

这时,红军大部队已经出发,徐解秀就和丈夫一起送3位女红军追赶大部队。到山边时,天黑了,徐解秀不放心,想再送一程,因为是小脚走不快,就让丈夫送她们翻

山。谁知她们这一走,就没了音讯。

1984年11月7日,《经济日报》记者罗开富在重走长征路中入住沙洲村采访,发现一老人一直跟随他左右,想对他说什么。随后罗开富采访了徐解秀老人。老人把他领到当年3位女红军住过的地方说:“那3个女红军走后,我就没有再搬动过床铺。我心里总在想,红军姑娘会回来看我的。”她抚摸了下枕头说,“我们5个人,两个女红军睡一头,我们母子和另一个女红军睡一头,横盖着她们的那条被子。”“3个姑娘长得很漂亮,有一个还不到20岁,心也好。”

老人说:“一条被子能把半条给穷人,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。我和丈夫送她们上山时,她们还一步三回头地对我说,‘大娘,天快亮了,你回家吧,等胜利了,我们会给你送一条被子来,说不定还送来垫的呢。’现在我已经有了盖的了,只盼她们能来看我就好了。”

那一夜,罗开富心情复杂,借着烛光,写下这篇报道。罗开富说:“什么叫共产党,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,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”

1984年11月14日,《经济日报》“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”发表罗开富的相关报道后,引起了中央领导及老红军们的高度重视。在邓颖超、蔡畅、康克清等女红军的亲自主持下,一个寻找3位女红军的行动在全国展开。这一寻找就是7年,遗憾的是女红军英雄已无觅处。1991年腊月,罗开富背着邓颖超等多位女红军送给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赶到沙洲村,然而,老人几天前刚刚过世。

二、感天动地:是什么样的意志,留下一口血淋淋的牙印。

其实,罗开富在重走长征路上挖掘出来的故事何止《半条被子》这一个?比这更加感人、更加催人泪下的故事有许多许多。十分有幸的是,早在26年前(也就是1995年5月),笔者有幸在北京当面听取罗开富老记者、副总编讲述他重走长征路的故事。这堂课完全颠覆了我对长征肤浅的认识与感想,完全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与升华,整个课程大家都没有记下下一个字的笔记,完全陷入泪水与抽泣之中……

罗开富说,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,在中央一大批老红军将领特别是邓颖超、蔡畅、康克清等女红军大力支持下,罗开富担当起重走长征路的重任。也就是说,当年红军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,从何地出发前往何地点等,他都必须原汁原味地“复制”重走,哪怕是雪山草地、河流大山都必须原址原路原时间走过。

1984年10月16日傍晚,43岁的罗开富

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,徐解秀(中)向记者和群众讲述半条被子的故事。罗开富摄

与半个世纪前的红军在“同一时刻”踏进了江西省于都的于都河,拉开“一个人”(身后有千千万万的人)的长征路。

罗开富说,我进入贵州省赤水地区采访时,著名的“四渡赤水”战略就在这穷乡僻壤地区拉开序幕。我在北京出发之前,邓颖超、康克清、蔡畅等一批女红军就特别嘱托我,当年为了革命的胜利,迅速突破国民党的封锁,有很多女红军指导员和战士,就把自己的小孩儿托付给当地老百姓,大的两三岁,小的几个月甚至还没有断奶,要特别注意寻找并打听他(她)们的下落以及现在的生存状况。

在赤水河地区,罗开富走访了很多当地村民,上了年纪老人告诉他,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时,为了提高行军速度,红军纷纷把自己的小孩儿寄托在老百姓家中,女红军都留下一句相同的话:“等革命胜利了我们来接回他们!”但老百姓都不敢接收,一则没有多余的粮食养活他们,二则怕国民党残害。女红军们只好悄悄把还在襁褓之中孩子放在老百姓的门口,有的留下书信,有的留下信物,有的留下几个银圆。

有的女红军不知这是什么地方,又没有地名,怕革命胜利后找不到自己的亲生

骨肉,就在孩子的手臂上狠狠咬下血淋淋的一口牙齿印,好在革命胜利后能够顺利找到。红军中稍大一点的孩子,在急行军过程中,甚至什么都没有留下,直接送给老百姓,只留下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声……

罗开富说,我走到了贵州赤水一偏僻的小乡村时,一位50多岁的农民听说村上来了红军,欣喜若狂地跑来找到我,说:“你能找到我亲生红军母亲吗?母亲姓什么?叫什么名字?长什么模样?我的养父母也不清楚,她只在我手臂上留下几个牙齿印,现在这个牙齿印已不清楚了,我怕母亲回来找不到我!”罗开富心中一阵酸楚,“我一定帮你找到亲生母亲。”罗开富说: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信念,哪位亲生母亲能够做到这一点?”

三、“一路走来,我越来越感到党和人民的伟大!”

重走长征路越往前走,罗开富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劣,多次发病和受伤,报社也问他是否需要换人,但他并没有减退斗志与锐气,坚持要求走完长征路。他在贵州境内摔伤十分严重,相机摔碎并插进喉部锁

骨,至今还有深深的伤痕;在云贵川交界处的赤水河畔,他掉进了冰雪融汇成的洪水中,是四川和贵州的两名同志把他救上来;在草地时,他与随行的10人全部陷入沼泽,在危急之时,一头受惊的牦牛蹿上岸来,藏族小伙赶紧抓住牛尾巴被拖上来,随即向泥潭抛下绳子,剩下的9人挣扎数小时才得以脱险;在翻越当年红军长征途中著名的夹金山时,罗开富到达山顶时已饥渴难受,只好把身上仅有的止咳冲剂、感冒药等全部吞进肚里,才得翻越夹金山。后来,沿途的好心人建议他骑马前行,但他拒绝了,好心人特地为他制作了一根铁拐杖,就是这根铁拐杖,陪他走完了长征路,最后被磨短了几厘米。

罗开富粗略统计过,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,用时368天,一路上先后有2800多名向导和陪同、400多名医护人员救助与帮助,帮他完成了“一个人”的长征壮举。他说,回想当年的红军战士,不是靠钢铁般的革命理想与信念、不是靠广大老百姓的帮助支持,哪里能取得这么辉煌的、这么不可想象的胜利?一路走来,我越来越感到党的伟大、人民的伟大!

这就是我最敬佩的记者——罗开富!